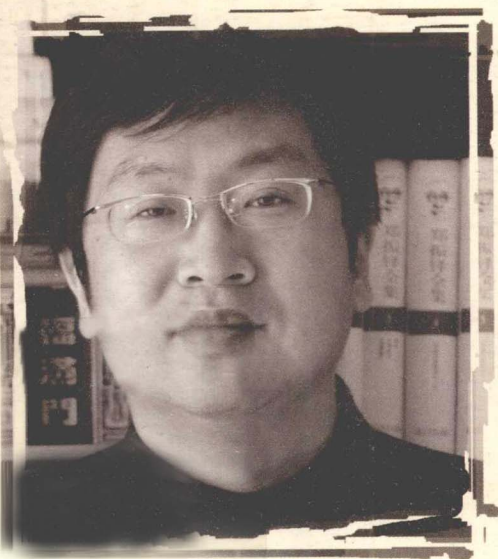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世俗生活 与精神超越

周立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世俗生活 与精神超越

周立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周立民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 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19-7

I. ①世…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50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封面设计: 周志武

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

周立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60,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19-7/I · 317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

统 筹

臧建民 杨斌华

项 静（助理）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小引：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1
--------------------	---

一、精 神 图 像

小说家的世界有多大	
——关于当代文学的读书札记	5
可疑的“个人”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	26
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超越	
——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49
体制化·世俗化·平庸化	
——从高校看当代精神图景	61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谈晚年的冰心、巴金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	77
树后边是太阳	
——冯骥才小说阅读札记	101
一个作家的精神长旅	
——与张炜有关的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和书	122

二、作 品 漫 读

在探求“可能性”的路途中	
——读韩少功《801 室故事》、《是吗》	155
拒绝遗忘的个人书写	
——谈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中的三个书写者	160

跨过时间的“窄门”

- 读余华《兄弟》 167

青涩的形象与苍老的根系

-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阅读札记 186

在观念或者概念之外

- 谈孙惠芬近年的几个中短篇小说 195

正声何微茫

- 谈张学东的三个短篇及其他 204

“咱在这里也没有家”

- 关于常芳小说的一些零碎印象 213

回首难寻来时路

- 《梁庄》阅读札记 217

有一些痛刻骨铭心

- 谈走走等人的三篇短篇小说 229

少年血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

- 读华语文学传媒文学奖入选作品 235

三、学 者 扫 描

寻求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

- 谈陈思和的出版实践及其意义 243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梦

- 谈李辉的创作 253

献于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 读卮元宝《小批判集》 262

表达的焦虑

- 漫谈张新颖的文学批评 270

个案的意义

- 从吴俊的文学批评说起 285

“民间”内外

——从王光东的两部专著说起	296
---------------------	-----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关于金理及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杂感	312
--------------------------	-----

后记	322
----------	-----

小引：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我不知道，在别林斯基的时代，批评是否有发现真理的使命，但我知道，在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敢于或者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在自己的头顶上。于是，我看到批评在学院化之后，又迅速传媒化；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文学批评声名狼藉的时代。那么，除了自怨自艾、愤世嫉俗之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于我而言，只是为了一份热爱——对于阅读的热爱；如果还有一点雄心的话，那是期望以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人对文学、人生及一切令生命温暖的事物、情感的热爱。我知道现实远比这份炽热的爱冷酷，但哪怕是生造出来的梦想，我也要坚定这份爱。

因为沉醉于阅读，才会有一些批评文字的产生，不必讳言，它们都是我的读后感。没有阅读，不会写它们；阅读没有感想，也不会写它们。我无法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想让它们冒充某种学术，那样当然会抬高我的“身价”，却辱没了这些文字应有的温度和对阅读的自由之爱。因此，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比什么都重要，让这样的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丰富着生命，而不是让生命在“学术”中不断枯萎。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体味生活、咀嚼生命比阐说学理、玩弄名词更重要，一个对生活毫无感觉的批评家，再系统的学理也让他带到死胡同，再精彩的作品也不过是他的例证。——而好的批评家要能够让他的阐发的作品楚楚动人地站立在人们面前！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明我的

某种想法：

从本质上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业余作者。我很喜欢这种业余的状态，它是凭爱好、兴趣而来的一种自得其乐，而不是去完成任务和谋求什么。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的专业化的读书，我常常私下里想，如果那样岂不连本应有的一点点读书的乐趣也自我剥夺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够乏味了，可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负重累累的人生背上几座大山了。业余作者还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负担，用不着去“装”样子，也可以不守业内规矩；看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可以五体投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看到那咋咋呼呼贩卖仁义的也可以嗤之以鼻。——并非高明，旁观者清而已。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种悠悠的业余心态和一股出于热爱的情，当代学术日益体制化之后，它的从业者越来越缺少对于本专业的热情，读书作文都成为某种量化指标，说句不恭敬的话，长此以往，既没有“学”也不会有“问”了，有的不过是一群作戏的虚无党在高谈阔论而已。前几天，偶读钱锺书先生的《论文人》，其中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接下来，钱先生“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话说得损了一点，但仿佛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的鼻子说的。

既然如此，还是做一个本分的阅读者，去享受阅读的快乐吧，至少可以免去很多“不甚得已”的事情……

2009年2月18日晚于沪上竹笑居

（刊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一、精神图像

小说家的世界有多大

——关于当代文学的读书札记

一、弱不禁风的小说

读当今长篇小说,我常常感叹:怎么就不像一个长篇呢?它们个头很高,身段不错,却比纸还单薄,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弱不禁风”这个词。对此,最方便的说法是格局小。是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亮时代早已不再,当代人只能写写“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了。但大作品又不是靠人物堆出来的呀!更何况,有些作品动辄三代人,放笔一世纪,“绘就历史长卷”,架势也不小啊!无奈,画卷虽长风景却一目了然,太空疏了。而好作品哪怕简单,却很饱满。我看过一位名画家的小品,画面上没有任何背景,只是两只侧躺着的黄鸭梨,两只梨不论怎么摆布都很单调,这对画家绝对是一个挑战!大师就是出手不凡,他只要多出两三笔:鸭梨的表皮上轻轻点了几点,梨长了一点点褐斑,立即感觉它不是画面上的道具,而是放在篮子里也曾历经风雨的水果;而另一只梨,画家把它的细柄折了一下,在上端还趴着一只蚂蚱,摇摇欲坠又浑然不觉的样子。呆板的画面立刻鲜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那么,另一个托辞——生活太贫乏、单调,所以作品就单薄——也不击自破了。米兰·昆德拉曾说:“日常生活。它并非只是无聊、琐碎、重复、平凡;它还可以是美;比如说氛围的魔力;每一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生活中了解到:一首从隔壁寓所传来的柔和的乐曲;轻摇窗户的风;一个失恋女生

心不在焉地听到的教师的单调声音;这些平常琐事的气氛在个人的隐私事件中打上无法摹仿的印记,从而使之在时间流程中脱颖而出,令人难以忘怀。”^①噢,明白了,我们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力,缺少打动人的细节。仿佛是,至少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但又不尽然,因为有些作品已经细得让人腻味,一地鸡毛一样不舍样样必录,反而让小说更虚空,生活里那点事儿,不需要读都知道作者写了什么,不劳作家复述了!

那是“中国作家缺少想象力”?这话谁都在说,仿佛想象力是武功秘籍,那究竟什么是想象力,它又自何而来?似乎又一头雾水。中国古人讲到“神思”时,最为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如何做到这些呢?“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②它要求作者的精神与外物的形象合而为一自由游刃。道理很简单:再高妙的想法也需要借助于外物的形象为依托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常识!且慢——“物”是作品中通过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内容,那么如果说作品单薄、简单,是否就意味着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物”太少太简单了呢?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现实生活的世界与文本所呈现的小说世界之间,还有一个小说家的世界,它不仅连通这两个世界,也在创造小说的世界。那么,言之无“物”,可以说是小说家胸中无“物”。当代人生活在一个信息密集的社会中,如果说胸中无“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古人的足不出户),而是对“自我”之外世界的漠不关心。尽管,许多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辩护:“自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写自我就是写世界,而且人无不是从自我去感受世界的。不错,但这个自我要是敞开的自我,是去经历、体验、探索生命,容纳各种经验的自我,而不是搜集起自己的每一根羽毛和一点点皮屑,用它们造个巢,躲在里面认为世界皆备于我的自我。在很多时候,恰恰

① [捷]米兰·昆德拉:《帷幕》第26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版。

② 均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是后一种自我造成了许多作品的背景单一、情节雷同,人物没有背景、身份和根基,如影子一样漂浮在文本中。并非他们不想写得质感些,而是他们贫乏的世界中实在捧不出五颜六色的花朵。诚然,小说对生活是有取舍的,不能见到什么都往篮子里捡,可小说中也有些地方是不能空白和虚化的,有时小说家就是那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不能让他赤条条的,你得给他吃,给他穿,让他长大啊。略萨说:“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它竟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①在这里,他强调要“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的虚构和创造,更要求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也就是说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为此,王安忆曾向一些“故事是在一个过于干净的环境进行,干净到孤立”的小说家发出的疑问:“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②我想,这不仅仅是个说服力的问题,说服力只是让小说世界具备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而想让这个世界充满魅力、令人流连忘返,则需要“物”的极大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小说家的世界更广阔。

对于一个有着相当创作经验的成熟小说家而言,写作不应当再被技术的问题所限制和束缚,而小说家的知识、修养、视野、心胸、气度等问题——姑且把这些称之为“小说家的世界”——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因而更容易为人忽略。于是,人们往往本末倒置、缘木求鱼,使尽浑身气力去玩技术、套路,却仍然写不出格局、气度和深度来。恩格斯在评论歌德的时候,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

①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29页,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 王安忆:《小说的当下处境》,《大家》2005年第6期。

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有时又相反，……他亲近它，‘迁就’它……”恩格斯认为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①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作家的精神世界与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小说家的世界未必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虚空话题。

确实，小说家的世界有大多，不是用尺子能量出来的，归根结底要通过小说文本来体现，而且从小说家的世界到小说的世界未必是对等关系，那种茶壶煮饺子、心中有笔下无的人不是没有，但倘若胸无点墨就能下笔千言可真是神来之笔了。古人有“养气”之说，我认为小说家应当“养心”——养育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它不断成长、壮大、开阔、殷实。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小说家的世界有多大”实际上就是讨论小说家与身处的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提这种老而又老的话题，乃是我隐约地感觉到当代作家探索世界的热情在不断地减少。别误会，我不是说他们与“火热的生活”、“现实世界”相隔绝，不是，他们是在享受、攫取世界，却不是探索和体验生活。让当代人放弃感官享受是荒唐的，但一位作家倘若身在其中又不能常有反思，没有精神超越，更是不可思议的——作家的身份注定了他是背负精神十字架的人。“养心”正是需要清醒的热情者，而不是无度的沉溺者，需要在自身利益之外关注世界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人。作家不是圣者，却要有圣心，作家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文字中不能缺少带着人们向真向善的力量。

① [德]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